



02299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

序

送蕭道士序

大江以兩天下多名山處玉笥則其尤也按道家言是為梁蕭子雲脩鍊昇真之地然其事迹茫昧不可復攷矣余在豫章時考按圖書慨然有高舉遠遊之思念將上印綬于朝凌大江陟西山欵旌陽之廬窺洪崖之井繇葛峯以歷玉澗溯章水而登崆峒之顛出麻源道樵川然後歸而自休焉事顧有大謬不然者越三年 湘中又二年而召假塗清江郡人張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八

元德邀余為閣阜之行垂命駕弗果則所謂玉笥者固無因而至焉蓋前後數年再躡江西之境而四五名山者迄不獲寄一迹其間吁可恨矣今年憊卧于招鶴之草堂有方士自玉笥來見者眡其謁則氏蕭而名守中也曰嘻子非子雲之裔也耶鄉吾欲遊玉笥而不可得今見從玉笥來者得問此山凶恙則吾志亦愜矣因留之山房數與語而又知其能琴與詩也余於絲桐之奏蓋所喜聞而有未忍者獨索其詩讀之則皆脩然清絕非吸沆瀟餐朝霞者不能道也夫山川之秀傑者其鐘於人必其凶吾子襟韻之不





凡益以信王筭之爲奇觀也必矣雖然有疑焉子之  
中而字默也豈非以多言爲誠邪予聞伯陽氏之  
爲道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故學之者亦必墮肢  
體黜聰明離形去智然後同於大通今子戒於言而  
歸之默善矣顧未能亡琴與詩焉是知多言之害而  
未知多藝之累也子默迫然而笑曰有是哉然琴以  
養吾之心而吾本無心雖終日彈而曰未嘗彈可也  
詩以暢吾之情而吾本無情雖終日吟而曰未嘗吟  
可也琴未嘗彈與無琴同詩未嘗吟與無詩同曾何  
累之有哉予曰子之言達矣遂書以爲東歸之贈寶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八

二

慶丙戌中元前六日西山居士真某序

余素不善書詩與序旣成以授筆史書之視予  
默之色若有不懌然者予交金華王子文堃偶  
留西山慨然爲余書之筆力清勁可喜予文不  
足道安知不藉是以傳乎

送陳端父宰武義序

始余自江左移守泉征徐凡三月思所以爲治人之  
術者曰吾惟致審於寬嚴之間乎蓋世之言政者有  
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  
東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

術其果盡於此乎如其盡於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  
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聖賢者  
寡也又從而思焉思之而弗得則夜以繼日焉居一  
日悚然而悟曰嗚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  
存則蘊之為仁義發之為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  
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熙然  
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  
是果孰為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  
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  
繫易蓋並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人汨

其西山文集卷之三十八

三

之以私亂之以欲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蓋亦反其  
本而觀之怵惕於情之所可矜頹泚於事之所可媿  
此吾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  
失養之凶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  
憫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  
其當惡者懲艾如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  
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  
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余之有  
得於是十年矣間以語人鮮或不笑其迂者予友陳  
君端父獨聞而善之寶慶二年冬端父將為邑於湘



東訪予以所宜先者予曰子忘余疇昔之言乎夫仁  
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子蓋聞而善  
之矣請復以是為獻可乎端父曰謹聞命矣抑其所  
謂存之使勿失養之亾以害者果何道耶曰亦敬而  
已矣蓋敬者所以浚天理之源而窒人欲之穽者也  
子之得於天者清明而冲粹故其氣象也藹然而溫  
肅然而毅此仁義之質也誠能敬以存之俾亾須臾  
之離則靜焉而仁義之體具動焉而仁義之用行吾  
見子之民將游泳德化中有不自知者是則儒者之  
效非世吏之所可及也吁予之言迂益甚矣子之交

遊執友有其迂與余類者其試以是質之  
陳君端父之宰武義也

貳鄉真先生序以寵其行自然不肖亦辱惠教  
觀其本仁義以為治政之方即持敬以為存心  
之要皆公得之學問驗之躬行而發見之辭章  
非餘藻績以為工者比也率是以徃雪霜買賣  
中還此天地春將復有嘆而詠詠而謂者武義  
之民其幸哉或者聞而請曰大學言為人君止  
於仁文公以為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予  
勇之邦視民寡親有君道焉則曰愷悌父母也

曰若保赤子也曰平易近民也稽之於古有成  
說矣公以義並言得無他意乎自然應之曰仁  
為體義為用義者所以全其仁也惟心之愛之  
也切故已之休之也至痒癩疾痛若已隱憂則  
吏姦必戢常恐害民強便必鋤常恐擾民蠹政  
苛令是剋是革常恐一毫不便於民此義也而  
皆所以為仁也不知一言之仁無以立為政之  
本不明兩言之仁義無以達為政之用由是觀  
之大學言仁而義已在中八萑言仁義實深得  
大學之旨有異乎哉且獨未讀中庸乎哀公問  
政也夫子告之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若專於仁  
矣而仁之為人義之為宜必以是終焉語其本  
則全体是仁語其用則無一非義有異乎哉以  
是說私質於公公曰子言正合伐意子其發明  
以滿某不足武義君心醇而氣和與之處終日  
不見其喜怒之色蓋天資厚於仁者知所以為  
仁必知所以為義矣苟徒悅近似之名不究精  
故之蘊則煦煦之恩流於姑息豈大學止於仁  
之謂或因次其語并以薦之武義君倘未棄絕  
他日為政之先後次第尚當從君一一請之丙



戊臘月望後二日黃自然拜手敬書

黃叔通自鳴集序

東溪黃行之叔通吾鄉耆年宿學也博涉圖史多識前代舊聞其爲又園熟演亮若便於進取者顧落落無所耦貧賤不能家今年數七十有八矣娛戲翰墨筆刀未嘗少衰然大抵皆不平鳴也或謂其剛心勇氣頗折於困躓之途侈詞溢語間及於庸瑣之吏以是爲叔通病吁倔強如韓退之且不免爲芻粟僕賃故詘節於頓君牙革叔通其何尤雖然退之可灑處在論天旱疏諫佛骨表不在與頓君牙書君子觀人要知所擇也然叔通雖羈窮甚能以時命自委故其詩有曠達可喜者予以是取之寶慶三年中和節西山居士真某希元書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八

六

送劉伯諄宰江寧序

余友劉君伯諄將爲邑於江寧以予嘗使于茲土也問其所以爲政者焉予謂君之少也受學于家庭其長也又嘗游於大儒先生之門而熟其言行所謂修己治人之方講之悉矣比年從事四方所至客諸侯之幙其於民情之隱伏田里生齒之利疚察之無不盡矣顧狼狽焉惟余之間推此念也即聖賢臨事而

懼之心也夫百善之源起於競惕衆惡之本萌於息肆君以是心而臨百里之民吾知其有哀憫而無忿疾也必矣敬者仁之所以存未有敬而不仁亦未有仁而不本於敬者也今之議者猥曰江寧之為邑其民樸以忽其俗儉以質仕而寓於其土者少焉田而賦者以時訟而囂者空焉今之為邑未有坊於江寧者也吁盍亦思其所以難者乎秣陵為今東都而以君所治言之則其附庸者也昔尹鐸之在晉陽不忍蘭絲止民噓喘休息迄成保障之勢而董安于之經營斯邑也下至墻之苔楹之質且為備豫百年計焉蓋鐸之心厚民如身而安于之心卹公室如其私故異時賴之以保其國今之東都非昔之晉陽乎然則以江寧視江寧幾於芴矣以晉陽視江寧則其撫柔綏輯之功其可苟易云哉伯醇勉之雖由今之勢未得以為安于而以鐸自任則奚古今之異吾將見海內之人謹然一詞曰先生有子吾州有人

沈簡肅四益集序

始予讀錢塘三沈詩文歎其琳琅圭璧萃在一門機雲不足道也後考中興以來名卿事蹟又知吳興三沈皆以德業為時聞人樞密諳典求尚書諱介而副



樞諱夏其砥錢塘之族彌有光焉然樞密堂入直禁  
休屢當大詔令尚書繇詞學進歷官館殿故其文章  
昭曠簡冊士大夫多傳道之獨副樞公以材能結知  
天子分符摠饗盡天下要劇處貳機庭建宣閭俱榮  
榮有成 鞅掌意其不屑於文字間也 寶慶

初元公之孫昌言來丞南浦始出公家集錄刻以傳  
片言疇字皆鑿鑿適用迂論二十篇專陳時病洞見  
根元至其感物興懷卷容娛戲諷圃之作王子淵之  
僅約也蛛網之榆柳羅池之三戒也雖非規摹摹擬  
前人而筆力雄放自與之合何君一銘叙事有紀法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八

八

足以伸忠直而挫姦諛浴佛放生譏訶時俗陋之尤  
為有補世教公之於文瑰偉震耀如此顧弗用是名  
世豈非為事業所揜與嗟夫文辭末也事業本也鄉  
令公平生用力僅在筆墨蹊徑中不過與詞客騷人  
角一日之譽則亦何貴之有惟其以實學見實用以  
實志起實功卓然有益於世而又聞之以君子之又  
於是為可貴爾誌稱公之執政也張說以恩倖追為  
右府長官同列多媚承之惟公巖然中立論議不少  
拙竟力謂去位嗚呼此非所謂古大臣者邪然則文  
固於公為細事事業亦其粗欲知公盛節者要必有

考乎此集名四益者蓋公之自號所居齋云

送楊日靖序

上臨御之四年有詔鎮江太守楊侯建太督府于淮之左侯拜命悚然曰閫外之事余方思所以自力閫內之治可復攬吾之知慮哉聞族子日靖之賢將命以爲已子且付之家政焉日靖適予告行余謂父子君臣之義一而已矣夫廣陵重地也元戎重寄也內以馭群雄外以捍二虜又今之重事也朝廷合三重以屬於侯是知侯之才且賢爲能勝其任也竊意侯之受命也必將兢兢焉如履層冰慄慄焉如奉槃水

唯恐其墜且覆也以扶持王室自許以掃清中原自誓不忍其遺憂君父也以諸葛丞相集衆思廣忠益爲心不敢是其所獨是也以呂定公臨事十思爲戒不敢忽其所易忽也忠足以貫神明而言足以服夷猶義足以激將士而惠足以保邊阡夫如是則事君之道盡而報國之責塞侯之功名事業且將日新而無窮然則子之事侯又將若何而可耶曰以侯之所事事君者而事侯斯得之矣蓋侯之選於宗族而以命子亦猶朝廷之選於藩翰而以命侯也侯不敢不盡其忠以副上之託子其可不盡其孝以副侯之



註乎君親一致也家國一體也子能勝侯之家事猶  
侯之能濟國事也雖然亦豈易為力哉在易有之幹  
父之盡用譽夫能幹父之盡者譽之所歸也子徃哉  
敬焉以持子之身勤焉以樹子之學庶乎其有進矣  
予與楊侯交之久而好之篤者也故於子之行深致  
其惓惓之意焉欲侯之成功以慰吾君父之望欲子  
之成德以慰侯之望也夫父前而子名者禮也余於  
子名而告之亦禮也子其思之而勉之而敬以終之  
則予之志也夫

黃子厚詩後序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一

吳

右穀城翁詩五卷凡四百九十餘篇晦庵先生嘗稱  
其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而序篇之作傷  
其阨窮不過以死辭尤悲焉意翁之為詩凄凉掩抑  
必有甚於人之悲翁者今觀其自叙有曰予年逾知  
命寒窶日深今歲以來飢困尤劇嗚呼士而寒且饑  
可謂天下之至窮矣方且自念古人貧而有德已獨  
亾德而貧慨然仰慕顏曾於千載之上而自警之詩  
曰先聖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繼之曰私意苟未克放  
心何由馴每念古人事終夜嘆以呻則翁之所憂非  
貧也道也昔之詩人阨窮弗耦者其能有是乎夫十

必知命然後能安乎貧賤必知道然後能忘乎貧賤  
知命者不違乎天者也知道者樂乎天者也讀翁之  
詩而推其志雖未能忘乎貧賤然亦可謂安之矣至  
其以頹曾為可慕而嘆克己之未能是蓋有志乎道  
者非徒委之命而已也然世之人知誦其詩者甚少  
矧有能知其志者耶昔之君子生而窮死而通者有  
矣翁歿今三十餘年曾未有知之者是猶其生之窮  
也雖然翁之生也不以窮自悼而吾徒方相與追悼  
其窮又豈翁之心耶翁之甥陳君以荏字敬叟少學  
於翁為詩詞皆酷似其舅隸古行草徃徃迫真今  
年五十而家日貧方賣爰四方以活妻子豈為翁之  
學者其窮例當如是耶然敬叟未嘗以窮自沮方收  
拾翁遺藁出入必俱昔晦庵先生以許生闕得翁詩  
文之多喜而序之敬叟所藏皆真蹟尤可寶恨先生  
不及見而猥以示余余豈能重翁之詩者子之邑有  
賢大夫方訪求翁之作而未獲于其為大夫出之必  
有以發輝震耀而久其傳者非獨翁之遭為可賀其  
亦足以小伸敬叟涓陽之思也夫

周敬浦晉評序

儒者之學有二曰性命道德之學曰古今世變之學



其致一也近世顧祈而二焉尚評世變者指經術為  
迂喜談性命者詆史學為陋於是分朋立黨之患興  
而小人乘之藉以為併中庸者之術甚可畏也嗚呼  
盍亦觀諸聖門乎有五經以明其理有春秋以著其  
用而論語所紀微而性典天道顯而忠信篤敬至於  
泰伯文王之為德三仁之為仁子產之惠下莊子之  
勇莫不具論其所以然者下逮子思孟子之學亦莫  
不然故其言天命之性者理也言王季文王之述作  
以及於武王周公之達孝者用也其言仁義者理也  
而言井田學校之政與夫三王五霸之功曷者用也

然則言理而不及用言用而弗及理其得為道之大  
全乎故善學者本之以經參之以史所以明理而達  
諸用也近世本統不明人各以其好尚為學譚於下  
則以好惡相毀譽議于用則以出入為黨讎吁學所  
以為斯世用也自夫好尚之分而議論之不一適足  
以齟斯世其又何賴乎夫理不達諸事其弊為公用  
事不根諸理其失為凶本吾未見其可相離也友人  
周敬甫喜觀諸老先生之書間以餘力研精晉氏之  
史發為評論往往與聖人褒貶之意合夫讀史而訂  
其事之是非正窮理之要也故余閱而嘉之雖然天

下之理無窮而古人心術有未易以迹斷者敬甫其於六經語孟之微旨益熟復而深思焉使是是非非瞭然於胸中推之以考前代失得與當世利疚將有如權度槩量之審者然後知用之不離乎理之未始不宜於用道之全體蓋在是矣敬甫勉乎哉他日吾將於子乎有攷也

釣臺江公文集序

釣臺嚴先生之清風更千百年未有續之者至諫議江公出然後孤標皎節仰配而無慚或曰子陵不肯為萬乘故人屈褰裳去之悠悠濁世之表萬物莫能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三

櫻江公間闕後士四十餘年至於觸權倖蹈艱險投荒萬里為當世憫笑豈子陵匹耶嗚呼以此論人殆幾以驪黃觀馬非能有得於形色之外者也昔者禹稷顏子之憂樂伯夷柳下惠之清和可謂異趣矣而孔子孟子蓋並賢之非以其時不同所處亦異而其道未嘗不一乎由是觀之子陵之不仕與江公之仕未易以迹斷也蓋子陵之不仕非以自潔也所以激吊節義而救西都頽靡之俗也江公之仕非以自利也所以扶持世道而弭一時朋黨之禍也迹雖不同道豈異乎方其以早官下僚自結人主精誠所格兆



朕形焉豈非以臣子難逢之會然是時也上雖有意  
鄉善而恐未決 元祐諸賢雖稍稍參用而勢未定  
正安危理亂之岐途也公貌貌盡言所以堅明主意  
保合善類者不遺餘力使公之道得行則二蔡之姦  
不攻而自卻紹述然說不沮而肖銷玉室尊安戎狄  
退聽其為國家生民之福詎可量也哉柰何正邪消  
長之勢一分公之身弗獲安於 朝廷之上自是二  
十年間疽蝕浸淫元氣日以凋耗天下之患有不可  
勝言者事變既極公之言遂為靈著大蔡 建炎中

上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四

猶足以起衰濡而羞姦諛信乎其無愧於子陵也寶  
慶三年公之諸孫潤祖出守高安以公家集曰釣臺  
棄藁者刻之郡齋書來謂某序之某惟公之始仕也  
司馬文正公已亟稱其詩而奏議之編則近世張宣  
公實為之序引貌馬小子何敢復云至他所為文又  
多出於咲談娛戲其論前代文士雖世所共宗者猶  
譏其冗棄狂華不根至理則語言文字特公之棄餘  
矣故不復道獨惟其平生大節追配古人者以告于  
史君而併刻之來者其尚有攷乎此昇歲八月壬申  
建安真 序

送張元顯序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其為委之命均爾然一為獨夫之言一為聖人之言何哉蓋命一也恃焉而弗修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是其言雖似而其指不同此聖狂之所以異也今五行家者流其工於推筭者衆矣然其於人也有益焉有損焉死生福禍繫之於天非苟求之可得苟避之可免吾惟盡吾所當為以聽其自至其順乎天孰大焉非益乎以回之仁亡揅於翁且天以距之不仁凶害其富且壽惠迪未必吉而從逆未必凶苟焉以自恣可也其恃乎天孰甚焉非損乎由前之說聖人之道可以勉而至由後之說則雖為獨夫不難也然則以命語人亦豈易乎括蒼張君元顯五行家之巨擘者也予欲其勉人以母命之恃而惟命之安故為之說如此張君其亦謹所以言也哉西山翁書

送高上人序

道一而已乃有儒釋氏之不同何哉釋之教以萬法為空儒之教以萬法為實惟其以為實也故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常恐錙銖不盡其道惟其以為空也故以大倫為假合人世為愛幻漢焉不以槩諸心道



之不同以是焉耳鈞臺高上人予之方外友也間嘗  
與語及此上人曰吾之教有所謂真實心地者非專  
以萬去為空也予固未暇究其說然竊意上人既委  
心空寂矣不知所謂真實者果何在耶屋一日自言  
必喪其親貧不能治葬去年冬歸自三山始幸如禮  
又將治精舍於其側以思親名之予竦然曰此即子  
之真實心地也子而知此則知大倫之非假人世之  
非幻矣昔唐元高師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厥土行求  
仁者以冀終其心河東柳子厚取之謂為釋之知道  
者且曰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皆言由孝以極其業  
世之誕慢者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今吾上人未嘗  
聞元師之事而其心迺與之合是心也從何而有哉  
子其即事而參焉則行住坐臥皆光明發見時也世  
間萬法盡在是矣世傳賢沙黃蘗捐棄父母事緇徒  
以為口實上人獨著論非之其言明切痛快足以訂  
學佛者滅親亂倫之謬予以是益嘉之故為題其後  
以詒觀者

送周知錄之官序

建陽周君鼎亨為平江獄椽將行過予譜曰治獄之  
官自昔難之今地在近畿而臺府鼎立又益難也以

某之不敏而屋三難願聞所以自免者余曰子之所  
謂難者非以情偽之微曖而弗易知乎又非以怨誅  
之易騰而上下之志未易合乎若是者信乎其難也  
已然吾子於此將患其難而求亡愧於已邪抑將喜  
其難而求無拂於人也昔之君子惟民命之重故於  
聽獄也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若戚嗟隱痛之在已凡  
為是者求亡愧吾心為耳若夫毀譽之在人喜愾遠  
後之在上有不慳卹者予觀漢唐之盛以治獄著者  
不越數人若張廷尉寒伯奇徐有功其最也廷尉事  
寬仁之主守職以爭殆不其難若伯奇則既難有功  
則尤難者也然二子不以其難自沮抗詞極辯弗悟  
弗止賴以全活者不知幾人二子卒亦自全亡害夫  
不顧其身之死而求人於必死仁者猶樂為之况其  
利疚有輕於死者乎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  
者也夫仕焉而忠於其長與立朝焉愛其君一理也  
理非有二心其可有二乎今日之不阿其長即異時  
不欺其君之心也雖然此豈可以頰舌為哉鐘一也  
怒而擊之則武慙而擊之則哀溫諸中國不能闕諸  
外也吾子將求獲乎上其必以積誠為本歟誠者何  
戚嗟隱痛視之由已之謂也常存是心則其察必精



其守必確於中者真純而篤至則人將望子之眉  
睫而有動焉雖亡侯乎言可也今之所難安知其弗  
為易邪周君曰然遂書以贈紹定元年丙午同郡真

序

贈歐陽可夫序

歐陽慶士可夫以聽聲法觀人百不失一二客有問  
余曰聽聲與相形異乎予曰人之類一也而哲愚豐  
悴修夭有萬之不同者氣也氣有清濁故為哲愚氣  
有盈縮故為豐悴氣有深淺故為修夭相形者因形  
以察之聽聲者因聲以察之術雖不同其求之氣一

真山文集卷之二十八

十八

也雖然觀人之高低猶覘師之勝負吹律而知之者  
上也望車旗視行列而知之者次也求於著者易而  
察諸微者難此聽聲之所以為妙歟然則因聲而觀  
人其得於天者舉不可易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者數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者理也數不  
可以力而勝理可以學而明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  
氣體猶可移性其不可以復乎故夫富貴貧賤不安  
於定命而求以易之者惑也剛柔明闇安於所稟而  
不求有以勝之者賊也可夫術神而辭辯有問者以  
是語之庶乎其有益客曰然退筆之以為送歐陽慶

士序

贈羅一新序

丹丘羅君一新以星度之學推人壽夭窮若指諸掌予嘗思之盈乎天地之間者五行而已自其成象言之則曰五緯自其成形言之則曰五材凡皆一而已矣其氣則有陰陽之別其質則有剛柔之異而其流行運動則或絀而醇釀或偏駁而舛雜故凡得之以生者其分有滋稿焉其數有贏縮焉其性有通窒焉造物豈有意於豐嗇哉各隨其所值焉爾然富貴貧賤一定而不可易者此氣之所爲無所用吾力者也至於柔強明闇錘或不同繇學以反之皆可造其極此性之所存人之得用吾力者也世之人於其不可易者徃徃求多於分劑之表而於可致其力者顧漠焉不以槩諸心非惑歟羅君方薄游閩浙間有訊於予者其試以是質之當必有與予言合者紹定己丑六月壬寅學易齋書

送陳宗均序

富沙陳宗望以寫真名於人之神情意態落筆輒盡其妙故自號曰肖齋談者弗之過也然予嘗竊嘆世之人於所不必肖者常責其必肖而於所當肖者或



木嘗求其肖焉何哉夫所為摹寫形貌者特以識壯  
老之容而已似焉固可喜其或未深似焉吾之妍蚩  
醜好固無與乎彼也而好事者於其甚似則矜而嘗  
之曰天下之良工也否則賤之矣蓋凡天下之理尺  
其名者責其實類其藝著斲其工故畫雖小技必以  
肖為能此夫人之所共知也吾之生有甚當肖者亦  
嘗思之否乎夫又乾坤而為之子原其所受之理  
未有一毫之不相似者利害汨其真欲惡遷其神於  
是天人之分始離矣甚者形存而理喪去庶物無幾  
焉豈其初之固然邪夫知繪其形之當肖而不知有  
踐形惟肖之義其不謂之惑邪予晚而知學方惴惴  
焉懼不得為天地克肖之子而陳君乃寫予陋質以  
示其肖邪否邪固所不暇問獨以嘗所嘆者語之嗚  
呼知余說者可與論務內之學矣紹定二年七月甲  
申西山翁真 書

日湖文集序

日湖集者故觀文殿學士長樂鄭公所為文也昔河  
汾王氏嘗謂文士之行可見曰枚歎而評之曰謝靈  
運小人哉其文傲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哉思  
王其文深以典至於狷也狂也夸也諛也皆以一言

蔽其為人夫文者拔之末爾而以定君子小人之分  
何和抑嘗思之雲和之器不生茨棘之林儀鳳之音  
不出烏鳶之口自昔有意於文者孰不欲婉典謨儼  
風雅以希後世之傳哉卒之未有得其彷彿者蓋聖  
人之文元氣也聚為日星之光耀發為風塵之奇變  
皆自然而然非用力可至也自是以降則貶其資之  
薄厚與所蓄之淺深不得而遁焉故祥順之人其言  
婉峭直之人其言勁嫚肆者亾莊語輕躁者亾確詞  
此氣之所發者然也家刑名者不能所孟氏之仁義  
祖權譎者不能暢子思之中庸沈涇六藝咀其華華  
則其形著亦不可揜此學之所本者然也是故致歸  
語言不若養其氣求工筆札不若勵于學氣完而學  
粹則雖崇德廣業亦自此進况其外之文乎此人之  
所可用力而至也持偏駁之資乏真積之力而區區  
以一市儼江河寧有是哉公天資寬洪而養以靜厚  
平居怡然自適未嘗見忿薦之容於書亾所不觀而  
不喜聞理義之說故其文章不事刻畫而勇腴豈附  
實似其為人自少好為詩詩晚釋政塗優絲里社丹  
巖谷卉木之觀題詠殆徧真率之集倡酬迺忘衣  
服之貴而浹布帛之歡又非樂易君子弗能也然則



觀公之文者其可不推所本哉開禧初某將試詞學  
科見遺以詩所期甚遠蓋其辱知也舊矣歲在己卯  
以文編見寄于溫陵屬使序引念公方與聞大政不  
敢劇爲也歲月飈馳距今十稔而雲門之水拱矣公  
之子逢辰又數徵前諾掛劔之誼其敢有忘輒論次  
其說如此蓋非獨發公之蘊且將使學文之士知所  
本云集凡若干卷紹定二年九月甲申建安真

序  
贈華相士序

華仁仲以相與奕遊縉紳間或誦之曰夫二者於工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八

二十二

崇

爲賤工於技爲小技子書生也而胡此焉嗟仁仲笑  
曰子徒知吾技之小而未知吾法之妙也且子亦識  
其所自起乎洙泗於人察其所安孟氏亦云眸子是  
觀足不步目目不存體昔人於此知其將斃執王之  
容一傲一卑昔人於此知其俱危是非相法歟故吾  
之相也不求諸貌而求諸心不闕其形而闕其神嬉  
怡微笑斌媚可親吾獨識其不仁拱手行步退若處  
女吾獨許其孔武推吾之法可以知人不惟知人可  
以用人分丘畫井有熊始之經野溝封倉籙成之車  
後卒乘羅布役衡入可以守出可以征關中爲基力

扼榮暢而頊籍以亾。洛鳴鼓委梁絕饑而吳楚以  
喪此非奕法歟故吾之奕也不邇之攻而遠是圖必  
先其中而後四隅據其金勢而偏反弗計要其大成  
而小勝弗爭推吾之法可以禦敵不惟禦敵可以賊  
敵吾法之妙若此子方賤而小之不亦異乎聞者撫  
然曰昔之人因解牛而得養生法因種樹而得養人  
法今吾於子獲此二訣姑珍藏之將以語當世之傑

送鄭炎震序

三衢鄭君炎震今護漕陳公甥也陳公將指吾閩道  
盜起汀邵間方牙孽時州縣不之制居數月勢張甚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八

二十三

當事者往往喜為媒蔽獨公與常平使者數以實論  
諸朝語甚切天子與大臣始具知賊猖獗狀於是改  
命能者付以討捕事而禁衛士與江淮諸軍亦次第  
而出渠酋相繼請命其負固不服者合銳師攻之鄭  
君又能以其舅氏之命徧勞諸將贊其籌畫賊朝夕  
平而君委之以歸予謂昔之君子與人同患而不尸  
其功類若此顧今汀若邵之境釜魚冗蟻尚有假息  
者招捕使方親指賊巢如君之材從容幙府正其所  
也行矣一省松楸亟鞭馬而南遂訖斯事使人人稱  
曰何無忌酷似其舅顧不偉歟



送造墨楊伯起序

學者以紙爲田筆爲耜而墨其膏液也三者其重均爾然製作之法墨爲最難予友楊伯起挾此技游四方得者寶之予嘗叩其法伯起歷歷爲予言烟歆浮而輕膠歆老而微均調掾治不失其劑量然後吾墨以成雖然是直其狃耳至若心悟神解超然法度之外者予亦不能評也嗚呼技之進於道若是乎雖然足墨也作之難用之尤難予觀昔之聖賢以其心之精粹假此而出一話一言澤潤千古猶善殖者匪稷則黍也後之不賢者以其心之滓穢假此而出一點一畫流毒九有猶不善殖者匪狼則莠也然則其用亦亦難乎予故筆是說以告吾徒之用此墨也

送吳正叟序

詩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此擇地之說也又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此論命之說也然則二者蓋謂有之矣括蒼吳正叟與此二技見稱士林間或云命不可以力而移地可以求而得是不然天下萬事其孰非命求地而獲吉與求而弗獲皆命也人力烏乎與哉謂命不可移是矣謂地爲可求是不知命也世間自有可移者存而人莫之移自有可求者存而人莫之

求此聖賢之所嘆惜也正叟將為江湖閒遊求一言以別於是乎書

送南平江守序

南平故漢巴渝地至唐猶以獠名 我朝 元豐中聲教遠浹始即其地置軍焉百三十四年間浸以道德薰以詩書斌斌焉與東西州等矣紹定四年冬予交江叔文往為之守將行請曰南平地雜民夷有赤子龍蛇之異擾而馴之政未易也將何以教我予惟叔文之先象州以吏治名當世叔文以世學踵世科嘗令靖之永平即俸靖廉白清簡人便安之以其治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八

二十五

光

靖者治南平直易愚爾顧弗自足而求助于予此樂正子好善之心孟氏所謂優於天下者也推以治人何鄉弗可獨南平乎哉然嘗竊嘆古之為政者變戎而華今之為吏者驅民而狄昔者箕子八條之化孔子九夷之居皆聖人事吾不敢以律後世若錫光任延漢守將爾於交趾能興其禮義之俗於九真能迪以父子之性是不曰變戎而華乎今之饜壘吏羅布郡縣細者為蟲為蚋以啗人之膚大者為獠偷為鑿齒以血人之顛以物其家以封其孥於是民始蒿然喪其樂生之志而草自棄於盜賊之徒矣是不曰驅



民而狄乎故為政者厚視其人雖戎而華可也以薄待其人則雖民而狄弗難矣循其本而思之為吏者不自狄其身然後能不狄其民蓋黷貨而忘義者狄也喜諛而恠仁者狄也以中國之士大夫為天子之命吏而其所為亡異於狄亦何怪其民之狄哉予方疾當世之吏穿吾民於狄故因君之請而一吐之儻以為然則頽風示厲縣之為吏者使皆懋於仁而聲於義不亦可乎叔文曰然遂書以贈

送徐元杰子祥序

讀聖賢之書而不知聖賢之道自累於俗學拾何謂

令真西山卷之二八

二十六

光

俗學科舉之業是已然自賓興廢上以是求於下下以是應之則士之業乎此固有所不可已而所謂程試之文必是堯禹必非桀跖必祖仁義必尚忠孝雖士之不可已要亦未為害道也惟其一以進取為心故於經史傳記往往涉獵其辭而未嘗深研其義持論雖美要以悅人之觀聽而非出於心之實然破碎穿冗苟求合乎有司之尺度雖違經悖道有所不卹幸而得之則以前日之技為已足方且移時昔之工用之於牋記以市寵買利終其身弗知止焉至於理未窮性未盡人之所以為人者百未究一二則曰非

吾所急也吁士之問學果爲何事而遽安於此邪有志之士則不然方其從事於學也曰吾欲全吾所受於天者云爾上以是取我不得不應其求而非顯主於是也其是堯禹而非桀跖祖仁義而尚忠孝必躬履焉非姑爲是言也至其所守則寧見枉於有司不肯自屈以求合一旦得之則舍其所已能而求其所未能必窮理必盡性以學其所以爲人者回視故習方自哂其陋而敢惟是之安是以業益脩德益懋推其所餘亦足以及物若是者雖科舉不能以病之上饒徐子祥以文藝三舉于鄉方將策名天子之庭顧汲汲焉以琢磨道義爲事予知其不累於俗學而有志於聖賢之道也故以是告之明年來歸盡棄已陳之芻狗儻不鄙焉復相從於寂寥之濱予之告子又當有進乎此者子其勉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九

序

論語發微序

學者所習莫先於論語而讀論語者莫先於知仁先  
儒有是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  
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爲仁者有問人之仁者大約纔  
十餘章而夫子所自而夫子所自言者亦復亾幾學  
者獨於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者仁  
之體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爲仁之要則舉凡二十篇  
之中莫非是也姑以首章言之其論學也若無與乎

真西山文集卷二十九

一

仁然時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之樂以輔乎  
仁而樂也至於不知而不愠則庶幾安乎仁矣其他  
所論有即身而言者有即事而言者即身而言仁之  
成乎身者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於  
言者爲然凡聖人之動容周旋皆仁之符也仕止久  
速皆仁之則也學者而有志於仁舍是將奚先哉東  
嘉陳君致少而服膺晚益有見者爲發微一編學者  
重之或謂此書之指自河南一先生以來闡幽析微  
亾復餘蘊尚奚君之待邪是不然道之妙無窮而學  
者於道欲其自得諸老先生之於此書闡明之功可

謂至矣然其措意之精深立言之簡遠有非後學所  
可遽窺者曰其所已發而推其所未發豈非後學之  
幸乎陳君此編大略不外乎河洛之傳而其間亦有  
所自得者此其爲可貴也然聖人之言窮而測之益  
深益遠有志斯道者沒身而已可也陳君其尚榘之  
哉

送張宗昌序

大道隱而百家之學興人各以其所長爭鶩於世大  
史談劉歆所叙至與儒者並列夫儒道之大猶天地  
也百家衆技之流則穹壤間一物爾可儕而論之和

合真山文集卷之十九

二

談歆所叙蓋失之矣而後之學者遂謂吾所知者道  
它非吾屑也不<sub>知</sub>陰陽卜筮皆易之支流餘裔微而  
百工之事亦聖人寶爲之一能一藝莫非世用所急  
而一切薄陋之可乎括蒼張宗昌曜之幼嘗涉獵書  
傳以貧不得盡力而於洞林之要指錦囊之秘訣秦  
扁治療之法并石巫咸之占皆究心焉甚哉其富於  
技也以吾道律之固不免致遠恐泥之譏而就其所  
長亦有不可廢者紹定三年冬招捕使陳公提師出  
劔汀間曜之實從用其推占之術曰某日出師某日  
破賊其應若響答然如相地如治疾又皆予嘗試而



陰者然則曜之所能其可以小道廢之乎雖然以曜  
之之敏昭使獲畢力于學其所就詎止於此良可惜  
也然曜之雖貧能遣其子負笈從師文辭日贍以蔚  
是將變方技爲儒者之門又可喜也因其行序以勉  
之

### 送金永叔序

陳良楚產也而此學於中國近世游楊二先生亦自  
閩徂洛受業於程夫子之門昔之君子崇德廣業不  
安於耳目之近大抵若此使良之徒陳相不中變於  
許行之學則其傳周孔之道於南方者必陳氏也龜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九

三

山先生終身宗其師說故能得斯道而南卒啓延平  
紫陽之緒使其僅守鄉黨之舊聞而以間關河洛爲  
憚顧安有是哉世習日陋後生小子所志不越簪裳  
之末所玩不逾程試之文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誦之  
曰吾業足矣明師良友近在州里且弗暇過而問焉  
况遠乎今全君永叔迺縉慨然思廣其所聞束書辭  
親將北之信饒西之浙求師友以自益其志篤矣然  
士之於學寡聞固易以陋多聞亦易以雜天並耕之  
說至淺也陳相且悅而從之况今之談者有侈於是  
乎吾州了朱子之學萬世之學也然其功循序而不

踰其言平澹而止奇其守拙正而不媮吾子槩嘗聞之而未知篤信否也一旦出門衆說交進無思無為坐入深窈而吾之循序者弗若也葩辭藻句窮極姣麗而吾之平澹者弗若也祇掌事功出入管晏而吾之据正者弗若也子能不爲愛遷也予吾懼其不得爲游揚而且將爲陳相也子往矣異乎來歸吾望子眉睫而知其進與否矣嗚呼其亦謹所擇哉

福建罷差保長條令本末序

國朝舊法以戶長督賦輸迨熙寧中行雇役法未

幾又行保甲法始罷戶長而令保丁催租於是戶長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九

四

之役移之保丁矣元豐末議改新法始復募戶長給雇錢受庸於官而任奔走之責此法之至善者也紹聖之初復行雇役始以保長督賦輸於是前日所以責戶長今以責保長矣夫戶長役人也保長保甲也保甲之設本以譏盜而責以它役可乎然是時猶以戶長錢給之雖失初意而未大失也其後錢不復給而役如初近世官吏鮮復究知本末例指保長爲役人比較鞭笞不復顧卹予之將漕分閩也數與州縣爭曰彼非受庸者也柰何以廝役視之乎然戶長錢旣以上供前日之雇法未易遽復保長督賦遂馬



不可瘳之疾予在江之東西湖之南每聞其代輸之苦至於流離庸丐轉死溝壑輒爲蹙然媿不能有以拯之也而吾閩乃獨無之故議者徃徃指爲僥倖自予之歸田里使者之欲置保長者一邑令之欲置者二予每爭之或曰天下一家也它道有之閩中獨無可乎予曰此蘇文忠公所謂左臂旣病而右臂何爲獨全者也且閩中之與諸道異者奚止是哉以酒酷則無權以山園則不征以却肆營運則無和買九若是者皆優於它道 聖朝之所爲加惠者豈非以其山谷多而腴田少民力窮悴不可與諸道例論乎必

欲盡寬諸道之民則復元祐之舊鑄上供之額舉天下皆暴戶長給之錢以代保長之役上也苟不獲已則姑循近制閩中一路仍用著長而勿置保長次也

若以諸道爲皆有而不容閩中之獨無創意更置以

一縣言之歲富弊中下戶以什伯數

且如浦城縣七

利保長當破家者百四十四人

合一道而言之可勝計邪此不仁之

尤無次矣因覽宗懔葉公所輯本末輒爲書之編首

後之君子其尚勗 淳熙天子閔仁元元之心英前

後諸賢所以更相維持之意毋輕議變法非獨全閩

人之命亦所以布 阜陵德澤於無窮也葉公名武

子字誠之學道愛人其守括蒼有惠政今鉅閒處職人之休戚猶在已故於此尤致意云

送吳斯立序

括蒼吳斯立以文章翰墨遨遊諸公間今自吳還括迎其母以養或哂之曰士必策名膺仕然後爲親榮今斯立客諸侯耳方栖栖焉鬻文以自給何迎養之遽邪予曰此斯立之所以爲賢也古之事親者不一日遣其親之側故凡問衣煖寒抑搔疴癢賸膳奉席之事皆躬爲之惟其從政也迫於王事則有行役之久而不得以養者故陟岵鶴羽諸詩幽憂憤嘆其者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九

六

講天以自慙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迫乃或浮游客寄或十年或五六年不一覲其親其說曰吾將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去來不可必今曰策名膺仕而後爲親榮則昔之閉門求志者終無榮親之日矣夫榮親在我不在外物予故曰此斯立之所以爲賢也推斯立不忍違其親之心可以爲仁可以爲義可以事君父可以希聖賢雖然吾門古名都今鉅麗地也游觀有長洲茂苑之雄甲古有五湖浩蕩之思秋風萼鱸桃花流水皆高人寄興處斯立於焉以養得其所矣予懼其安焉而弗之返



也古人於父母之國至惓惓焉斯立懷材抱藝行且  
賜第 天子之庭斑衣綠綬奉安輿以歸鄉里慰故  
人父老之望予吳氏所自出亦與有喜焉故序以爲  
斯立祝

論語詳說後序

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某既以武功戡寇難文思以文  
教淑人心曰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用力而終其身  
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  
說而以集註終焉今集註之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  
有問其名而弗知者夫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顏子

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九

七

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於  
循循善誘之餘既竭吾材而後卓然有見於道之全  
体况今之人即書而求道其難於顏子又倍矣故雖  
以子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亦必以漸蓋沈  
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註之出然後極其全  
而亡憾學者可不備考之乎媿之於玉集註其圭璧  
瑣也人見其溫潤縝栗無少瑕點以爲出於天成  
而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夕積也故此書之視  
集註章句詳略徃徃弗同而於先儒之說去取亦或  
小異昔若何而詳今若何而略昔奚爲而取今奚爲

而去斟勺權量之微範鎔點化之妙蓋不待從游於  
考亭雲谷之間而言論風指若親承而面命矣是非  
求道之至要邪故予欲學者以集註爲之本而參之  
以此書觀子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  
言之指爲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既以鏤諸  
梓而俾某述其所以然是用筆之篇不

孟子要略序

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于郡齋又得  
孟子要略以未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  
矣其全在集註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九

八

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繇是出非有假  
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  
而已爾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  
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  
仁義之次事親從凡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  
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  
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  
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  
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  
純乎王道而不雜以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



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註求其全体而又於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邪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墻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九

九

姑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與朋友共講云

贈相字郭道人序

相字知吉凶古無此法而今有之小山郭道人其尤精者也然則果可信邪曰世間萬法不出陰與陽以字畫求之凡其清者勁者爲陽濁者軟者爲陰從則上陽而下陰衡則左陽而右陰即陰陽而視疆劣吉凶判矣非惟字畫爲然凡世之所謂技術若蓍與卜相與命莫不然非惟技術爲然自吾一心之正衰推而至於世道之泰否亦莫不然故勉善而去惡者一身之吉也進君子而退小人者天下之吉也人知問

相字者以吉凶而不知反諸心以求所以爲吉凶者  
故命志道書以遺之有問者其以是告之

周禮訂義序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  
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  
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  
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而  
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  
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爲

合其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九

十

政以此之學著而爲書故能爲成周致太平而爲萬  
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源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  
心縱於逸樂而群下不敢言也賢材壅於䟽蹙而左  
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  
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尊人主以侈欲者一以冢宰  
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爲職  
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  
興之而曰使長與治焉修于家者其不達於朝廷則  
人材無陸沈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瀆養民有政斂  
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瘡惇獨魚不樂其生者



又自王畿之近至於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此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諱而攻之王安石用之復悖儒者又諱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吁歆之玉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安得累吾聖經邪彼何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既幾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

闢荆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邪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閔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為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為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

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為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乎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為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紹定五年閏九月甲戌建安真

書

劉氏傳忠錄後序

三世傳忠古有之乎曰春秋之世季交行父皆忠於魯而宿以權彊專國狐突狐偃皆忠於晉而佗以擅殺出奔春秋世家最盛以忠相繼者猶無幾人况後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九

十二

世乎漢東西都餘四百年獨楊氏世以諫諍正直名而彪能潔身自全於禪代之際物又賢矣建安劉氏自忠顯公殺身成仁而天下仰其忠節賢公以身行蜀而天下誦其忠勞至忠肅公又以昌言直道輔佐明王而天下信其忠誠由祖洎孫若出一轍自昔世家之盛鮮能及之然則三君子之忠果有異乎曰三君子之心則一而所遇不同使忠顯當承平之朝則盡言抗論必能為忠肅之學寶學當危難之日則捐軀殉國必能蹈忠顯之風忠肅所值與二公之時同則其所立亦必無愧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夫忠



之為義先儒以中心釋之又以盡已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偽者忠也發乎已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於已者亦未有盡乎已而不本諸心者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顯於事君為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可媿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三君子存心處已羨無一而非忠事君特其尤著者爾後進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要必踐脩於平日之素而其本則在暗室屋漏之間某敢以為學者勸傳之史君生於三忠之門而恂恂謹厚庶乎不辱其先者繼自今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則氣脉連續將百世而未已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某又將以為劉氏勉紹定五年十一月癸丑同郡

後進真敬書

孝經集義序

孝經一書其行於世久矣至子朱子乃始分別經傳去後儒之所傳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予友龔君栗篤志好學乃本朱子之意采衆說之長而折衷之又以生事葬祭之禮見於他書者彙而輯之以為此經之羽翼學者所疑則設為問難曲而暢

之於是聖門教人之微指始瞭然無餘蘊矣夫孝者  
人心之固有也古先聖王命冢宰降德於民者不過  
以節文度數示之而未嘗言其義也言其義則始于  
孔子蓋三代以前理道明風俗一人皆曉然知孝之  
為孝聖王在上設禮教以軌防之俾勿失而已至孔  
子時則異矣觀其告游夏者猶恐以服勞能養為孝  
則下乎游夏者可知故不得不詳其義以曉學者今  
之世視孔子之時則又異矣雖名為士君子有不知  
孝之為孝者服勞能養且有媿焉况其大者乎况凡  
民之狃於敝俗者乎龔君之為此書欲為士者知孝  
之為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士凡民有所  
觀鑿亦知孝之為孝俛焉以盡其力而無不能孝之  
民其用心豈不至矣乎予謂長人者宜以此書頒之  
庠序布之鄉黨使為士者服習焉而力行以先乎民  
則吾邑之俗可變推而達之將天下之俗無不可變  
者豈小補云哉顧龔君於此用力甚勤辭義之間雖  
若小有未瑩而其大指則炳然矣故為之序而切磋  
講究之庶以求其傳云紹定五年十月壬辰友人真

序

續通鑑長編要略序



閻漕鄭公出其所定續通鑑要略以示僕曰予之少也受學於家庭先君一日顧謂某曰汝於前代諸史槩乎有聞矣我朝治体有虞周而跨漢唐汝亦嘗考其顛末否乎某謝未能則授以此編曰讀是則知本朝之所以軼乎前代者某受而讀之幾三十年顧嘗病其卷帙之浩博欲翦繁撮要以便省閱壯而出仕晚而未休驅馳王事刀有所弗暇間自尚書郎退佚林藪始得從事筆研間蓋舊書凡若干卷數百萬言今所存者財三之一規來閩中囊之與俱竊惟窮鄉後進未能得全書者姑即是而熟復焉亦足以

猶知其大略故欲刻之傳之以惠學者何如為拊卷而嘆曰公之志信美矣抑此書之傳豈直在於學者而已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續鑑一書我祖宗之所以析天求命植國于千萬祀者莫不在焉近世儒臣有請命經筵節略其書以奉乙覽者卒未之果今天子垂精典學有高宗成王之風誠得是書日陳於前則所以發天聰而濬治原者其何可勝數故願不徒廣書肆之傳要必以備公車之奏公儻有意乎公曰此非余所敢言雖然食芹而思獻者臣子之志也請以予意冠于篇首予將

有待焉僕曰唯唯紹定五年十月日建安真某序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溫陵李茂先遊天子學七年取上第而歸不以南恩為遠且陋也往教授之曰此吾先子之所蒞也始思有學而不教有田而不廩有教官而不職其職吾先子助廩而教之恩之士思其德至今弗衰吾之往也所以續吾先子之志也予聞之美曰中庸以善繼志為孝茂先此行於是乎知孝矣抑未知茂先之所以教將俾為士者窮理反身為有用之學乎毋以脂澤其言擊斲其技以干祿于有司也昔眉山翁為朱

崖之士賦詩有滄海何曾斷地脉之語蓋謂苟有其人山川不能限之所以勉其力學而不自陋也雖然士於科第特以為行道之資耳若其可貴則不在是茂先往矣州之士有可與共學者進而教之曰恩誠遠且陋彼曲江日南視恩庸何愈而張文獻姜相國出焉二氣五行鐘為人物顧豈嘗有嶺海之限邪特惠未知所以學耳繼自今必以大學為戶庭以中庸為闔與宅非仁勿君路非義勿踐孝悌其纓弁忠信其履綦安知異時無能躡二公之躅者彼以科第期之者未也若是庶乎其不負所職而於先君子有光



焉然必得諸已者深而後傳之人也信茂先之於學  
其可已乎茂先金玉人予故以是勉之回其別筆之  
以贈

紹定江東荒政錄序

紹定中鄧山袁侯自衢梁守為江東常平使者既又  
直寶章閣提點本道刑獄兼常平事又以將作監召  
未行進直煥章因任嶺庾事如初侯之在江左於是  
五年矣始至歲大旱明年秋霜蝗食稼又明年春霜  
秋大水又明年復旱居數年間屬州縣無一歲不告  
饑侯無一日不講荒政訖事侯之幙府有慕其事而

合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九

十七

屬余以序者予嘆曰此可以觀天心矣先儒有言天  
於菑變之將作必豫出其人以擬之若侯者其天之  
所擬邪蓋天之為仁而已矣然氣數之運參差不  
齊又或生於人事之感召則不幸而有乖沴焉雖非  
天心之所欲而有不能免者於是屬諸其人使救之  
以濟造化之所不及庶乎歲雖凶而不至甚害民雖  
饑且瘠而不至盡委溝壑此天心之所以為至仁而  
人心之仁所以與天為一也夫連一道八九州旱而  
霜霜而澇澇而又旱天變頓仍可謂極矣使無仁人  
以任其患則生靈之命必將糜滅就盡而天心之仁

不忍至是也故以是屬之侯焉而侯於荒政狼狽然  
惓惓然寢為之不寐饋為之不飽其所區畫千條萬  
端要不出於誠之一念其為民請命于 朝者以此  
其諭官僚勉里居勸豪右者亦以此文檄之所形詩  
歌之所諷丁寧惻怛吐出肺肝聞者樂為之盡力侯  
嘗自謂一點赤誠對越蒼昊者信乎其然此其所以  
能全一道之命而副天心之所屬歟方民之告病也  
盜作於閩未幾又作于衢其距境皆不百里侯不惟  
飽其民且飽其師凡扞防之計無不至於是境內之  
人無隨和而疆外之寇不得入侯之有功於斯人又  
大矣雖然侯之所為亦不失其本心而已本心者何  
仁是也夫天之與人以此心未有不仁而世之人徃  
徃流為不仁者遠天而自賊也以侯之所為然後為  
不失天之所與則其安視斯人之飢且死而不為之  
動者其得為人乎侯之荒政在江左者其仁著於一  
時而此錄之傳使讀之者人人悟其本心而恥不侯  
若則百世之仁也故序而不辭侯名甫字廣微

論命郭君序

長沙彭師右為予論命謂其兼陽仁陰義之全予竊  
哂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仁與義豈予獨有邪人



蒲陽郭君爲論星辰躔度又曰金白水清相爲夾輔  
故其性好蠲潔而惡垢汙予復哂之惟清與白士節  
之常使予生不值金水好惡可易置邪故曰有性焉  
君子不謂命將行求序以其所哂者告之

招捕使陳公平寇錄序

紹定四年汀劔邵之寇乎劔人生祠陳公予書其事  
於石後二年太守黃侯埤又輯其事爲錄屬予序之  
初嘉定中帥洪道劔津過英顯張侯廟英曰久之若  
有槩於予心者謂通守倪君祖仁曰張侯事未有紀  
後將奚觀君退而繙故牘訊遺老得數十條刻之以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九

十九

傳旣盜作于汀蔓延及旁郡陳公起守延平又兼招  
捕使予於公舊也則數移書以張侯事勉之未幾公  
提王師出平劔平汀明年平邵武而一道正清矣公  
之與張侯人品同鄉井同殄寇保民其事又同而難  
則倍之兩賢相望百年間皆所謂社而稷之者也然  
英顯之錄出於後人故傳聞多異辭散落不盡紀若  
黃侯則無一日不在幙府無一事不與謀目擊而手  
書之故其言詳以盡其事審以覈方王師之奪賴關  
駐高灘也與賊相距財一衣帶水公戎服指麾陳前  
賊相顧動色曰此招捕使也邪何文人乃如是則頓

穎乞降願得一官僚面輸款侯毅然請行至則群兇  
羅拜曰吾父也蓋侯之令連城令將纜皆德愛在人  
而其力守以扞賊也不惟民敬之賊亦敬之予嘗聞  
陳公言侯挺身諭賊事他人不能及間以語侯乃曰  
彼時震陳公之威耳使一妄男子往賊亦降嗟夫濟  
濟多士克廣德心惟其心之廣也故有狄彼東南之  
功而有不吳音話不揚之美今以二君子觀之尤信彼  
褊心喜忘者或揜人之功而有之又從而疾之有渾  
澹之爭而無樂范之遜以是心而任人家國予知其  
難也故書以諗當世君子

大學衍義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  
嘗撫卷三嘆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  
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  
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  
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  
然後知此書所陳寔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  
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日  
之而已求治者旣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



獨唐韓愈李翔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翔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况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遠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 寧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剽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于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

吳

前聖之規撫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爲治之序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乎此者也以上論帝王爲學之本

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臣故斷然以爲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爲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体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

合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  
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曰  
彘雄竊國之術曰儉和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有二  
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則察民情之目亦  
有二曰生靈嚮背之  
由曰田里戚休之實崇敬畏  
要也崇敬畏之口有六曰脩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  
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存省察之敬曰規  
微箴誠之助戒逸散之目有五曰沈涵之戒曰荒淫  
以兼戒四謹言行正威儀者脩身之要也一事無  
者之失也謹言行正威儀者脩身之要也其目重

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

曰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倣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  
懲廢奪之失嚴內治之目有四曰宮闈內外之分曰  
宮闈預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預政之法曰  
定國本之目有四曰建立之計宜蚤曰諭教之法宜  
豫曰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鑒教戚屬  
之目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

合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九

二十二

吳

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  
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焉可觀昔  
時入侍迺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迺  
得繙閱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繹所得惟  
此秘之中術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  
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  
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送林子序

始吾與林子游得其詩文讀之聳技奔放不受羈束  
其最竒且贍者若譜東溪先生之年訟安國伽藍之



文與夫遊虎谿東林之詩名章秀句嘻笑輒就無出  
吻鳴聲之悲予固知其佳士也及聽其言陰陽消息  
之變休咎倚伏之機壹以易爲準而參之以太元潛  
虛之文皇極經世之篇幽微窈眇根極理致予心益  
加敬焉歲在乙丑遇予鐔津之上相與道故舊握手  
笑語酌酒而勞之氣益豪語益壯而譚詩益工予方  
喜其留而樂與之處也居日求別予且旣然曰僕少  
時嘗有志斯世適不幸而場屋屢比禁不得施今老  
矣復何望唯平生好賢士夫樂佳山水雖老而不衰  
今將繇武陽抵盱江歷豫章而西復南轍而下也吾  
家有屋數楹其上爲藏書之樓歎吟偃仰足以自適  
行將返吾廬教吾子孫樂吾志以盡吾年如是而已  
詎復有求當世哉予觀世之逸人奇士不得志於世  
則必有所托以隱其身故嚴君平隱於卜賈島孟浩  
然隱於詩然其身可隱而其名不可晦者蓋有子雲  
退之與摩詰之徒以先後而焜耀之也彼太子者豈  
有求而後獲哉今林子遠於易而雄於詩雖不求聞  
於人然使有如子雲諸公者出其忍使吾子之名泯  
然而弗彰和吾恐子之隱不終隱也於其行書是以

贈

送池師惠序

嘉泰甲子春延平日者池師惠袖刺來謁與之坐而問焉池君曰世之陰陽家流衆矣然論五行者外星數譚星數者或以五行爲迂予蓋兼而通之以推世人之禍福休咎無不中焉者君年時旣合而星辰行度偕會于吉歲在乙丑君其以詞學策勲乎予佞其言而弗之信也越旣奏而言歸池君來賀且求序以實之予惟列星之躔度密運於天若無所預於人者而巧曆者獨能逆其運行之次以定禍福之占焉然則死生休戚富貴貧賤莫不素定於有生之初蓋天之所爲非人之力也而世之君子猶欲以智力求勝非惑歟使此義苟明則於爵祿不必競而得患難不必避而免安時委順致命遂志一無所用吾力焉夫然後謂之知命有問於子其以是告之庶乎其有益也

登科要覽序

余為延平罷從事有挾書踵門求售者衣冠蓋儒者也出其一編曰登科要覽以示余曰進士之科起於隋盛於唐至國朝為尤盛士之垂光虹霓振翼霄漢皆此途出故前世之士作為紀錄以大其事要不乏



